

乔一一◎著

一个古典复古的女人活在当代，她的悲剧由此展开，这是一个必然的爱情故事，人无法逃离。

遗失的古典

中国文联出版社

乔一一◎著

遗失的古典

余秋雨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失的古典/乔一一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5059 - 5983 - 5

I. 遗… II. 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9241 号

书 名	遗失的古典
作 者	乔一一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莲瑞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姚莲瑞
印 刷	北京源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字 数	268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9 - 5983 - 5
定 价	29.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 //www. cflacp. com](http://www.cflacp.com)

这是一场很大的雪，鹅毛般的雪片在曲折连绵的黄河故堤上漫天飞舞。

故堤上，树木一派银枝玉叶；故堤内，结冰的湖泊宛如一条巨大的银蛇。这时，一朵晶莹剔透的雪花长出了一对灵动的翅膀，化做一只玲珑典雅的雪蝴蝶。它扑闪着艳美的双翼，翻飞于丛林间，尾翼长如丝带，临风婆娑起舞。它翘首遥望，四处寻觅着栖脚的花丛。突然，它向故堤外飞去，那里绿草如茵、花团锦簇，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

如缎的迎春与美丽天真的野百合在风中欢快地互相招呼，杜鹃花儿开得如火如荼，一簇簇、一片片如同火焰般的玫瑰花，像极了红色的缎带，又像熟透的樱桃。微风吹来，茂密花儿此起彼伏，变幻着色彩斑斓的美丽图案，发出“沙沙”的声响，和着鸟儿的鸣唱，犹如情人的喁喁私语。那只美丽的雪蝴蝶心醉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切，欣喜若狂地展翅飞去。不知不觉中，一轮红日推开厚重的云层，直射出一团金红的火焰，光芒逼眼。太阳下，雪蝴蝶身体开始缩小，翅膀也开始断裂……婀娜身姿慢慢化成一滴哀婉的泪，消失在这个让它充满期望的世界……

这是一个梦，是苏苗青满十八岁的那个晚上做的梦。多年过去了，她仍记忆犹新。

她时常想，这难道是冥冥之中注定着什么吗？她想不明白，于是就一直深埋在心底。

平时很少做梦的她，昨晚又做了一个梦。她梦见遥远的家乡，在那一贫如洗的宅院里，有一条足有十米长的大青龙伴随着刺眼的白光



“嗖”地在她面前直冲云霄，倏然消失，她像中了魔法一般突然变成了一个袖珍人，在一张悬空的雪白的毯子上不停地跳跃着。这时，妈妈出现在她的面前，十分严肃地对她讲：“孩子，你要知道自己是小精灵，而不是普通的人，这千万不可以随便给别人讲，那会泄露天机的……”

“叮咚！叮咚！”苏苗青被闹钟惊醒。

她掀开被子，伸了伸腿，扭头看了一眼时间：六点三十五分。她又闭上眼，想缓缓神儿，惶惑之中，想起两年前回家过春节时妈妈讲的一个怪梦：“青青，我昨晚梦到在你房间的屋顶上，掉下来一个扎了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刚好掉到了你的枕头上，我发现，她长得是一个龙身子，吓得转身就跑，那个小怪物就一个劲地追着我喊：‘妈妈，妈妈，抱抱我！’我就一直跑、一直跑，直到把自己吓醒……”当时苏苗青还没起床，在被窝里半睁着睡眼，听着妈妈站在门口绘声绘色地描述完，只是“嘿嘿”地笑了一下说：“妈妈，你就是再寄厚望于我，也不能把我想象成一条龙，我仅是一条小虫。”

再一次睁开眼，瞄了一下闹钟：六点五十分。

她“嗖”地坐起身，直奔洗手间。自从国花去了广州以后，她好久都不能按时起床了。以往，闹钟响后，她还没动静，国花便会把她的房门敲得昏天黑地，她不醒也得醒。如今没了国花的折腾，她总是迟到。

这一次她又要迟到了。

从木樨地地铁站东南口出来后，她不停地低头看着手腕上那银白色的依波表掐算着时间：离九点上班还有十分钟，但至少还有六百米的路程，快来不及了。她一路飞奔，斜挎在身后的草绿色的挎包有节奏地拍打着她的屁股，她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喘息着直奔向位于白云路九十号的东远大厦。

这次，她选择抄小道从后门进。进门前，生活中比较洁癖的她从身后的挎包里，拿出手套，以最快的速度戴上，再掀开楼道那厚重的棉门帘，推开弹性较强的玻璃门，正要夺门而进，刚好与一个黑衣人撞了个正着。她说了声“对不起”，就直奔大厅按了电梯。她看了一下手

表,还有三分钟,“这个月可不能再迟到了,中旬不到,已有四次记录了,而一月有五次记录就罚半天工资不说,还得通报批评。天灵灵、地灵灵,快让电梯下来吧,快让电梯开门吧!”再次看表,还有两分钟。六号的电梯口终于响了一声“叮咚”,门缓慢地张开了双臂。她猛然迎上去,狠狠地按了一下数字8,正在她要按关门钮的时候,“噌、噌、噌”,又接二连三地上了四个人,他们分别按了3、4、5、6的按钮。她气得直翻白眼,望着眼前这四个人,觉得他们个个长得都像哈雷彗星一般,看一眼就够。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折磨”,终于到了八层。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奔前台的打卡机,“还有四十秒,快打卡呀!天呐,我的工作卡呢?”她满头大汗地在包里翻腾着,最后干脆把包里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倒在前台小张的面前,来回地扒拉着,还是没有。

“我明明放在包里的。”她自言自语,忽地转念一想,“对了,肯定是掉在大厦的后门口了,肯定是从包里掏手套的时候,给牵扯出来,掉在地上了。”看着她着急的样子,前台小张停下了电脑操作:“青青,你今天没迟到,我帮你记录一下,卡要是掉在后门了,就赶快回去找找!”苏苗青感激地望了小张一眼,说了声谢谢……

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卡早被撞上的那个黑衣人——罗杰,捡走了。

罗杰坐在他的S350大奔里,翻了半天携带的公文手提包,终于找到了那份《工贸合作协议书》,这是上午要与在东远大厦十层的韩国易源贸易有限公司签定的。他打开保温杯,漫不经心地酌了一口极品铁观音,端详着刚才捡到的一张工作卡,“哟,这女孩长得还挺标致。”再一看下面的标识,罗杰心怀鬼胎地坏笑了一下,“看来我又要交桃花运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常到北京出差,我正想找来个可心的人呢!”标识上赫然写着:姓名:苏苗青;工作单位:北京标源认证咨询中心;部门:项目一部;职务:项目主管。工作卡最下方标着: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九十号东远大厦八层。

此时,在后门转悠半天,毫无所获的苏苗青,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办



公室，像往常一样，先脱下外套，取下围巾，打开衣橱挂上，并换上那件黑色的休闲小西服，拉开抽屉翻出一包“芦荟排毒靓肤茶”扔进水杯，端起水杯，无精打采地挪着双脚，去茶水间冲了一大杯水，又蔫蔫地回到办公桌旁，一屁股坐在了她的转椅上。

“倒霉，大清早的，就让我俩不顺心，听前台小张说，补工作卡还要交五十元钱呢！这个月因添了件白色的风衣已出现财政赤字，都吃两天方便面了。”她在心里埋怨着，“五十元钱啊！一箱方便面啊！”无心工作的她，继续猜想着：“捡我工作卡的那个人，一定是那个黑衣人，可当时连是男是女都没看清，要是记清了模样，或许能够打听到那人呢，但是，那人应该不是在这个写字楼里上班的，因为这个点，都是往里进的，可他是往外出，再说，那后门通道是通向停车场或是大厦十八层上海老饭店的运货梯，如果万一是个打杂工的捡去了，没准会给我当垃圾扔了呢……”她越想越烦躁，索性用双手挠了挠后脑勺。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打开电脑，看到工作任务栏上暂时没有领导通过 LOUTOS 下达的工作任务。于是就打开新浪网想浏览一下新闻，无意间看到“中央影视专题台改制，编外人员五千”的消息，她点击打开。梅林就供职于这个电视台的，他们两个人虽然藕断丝连，但梅林作为公众人物还是时常曝光于她的面前，不管是真是假，她总能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有关他的消息。前段时间，在一家报纸上还看到他“文人”栏目主持人媛源在王府井的一家西餐厅用餐时，被他曾抛弃的一个艺校刚毕业的烈性女子撞见，上前砸了他们的饭局，还掴了媛源一个耳光。媒体连连报道这个八卦，大大破坏了梅林的声誉与艺术家的光辉形象。“多行不义必自毙。”苏苗青悻悻地想。

没有爱，也就不存在恨了，因为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淡漠。苏苗青怀着轻松自在的心情看完了这篇报道，果然不出所料，他在编外之列。苏苗青双手托着后脑勺，靠在了椅背上，淡淡地报以蔑视的一笑。一切虽然淡漠了，但那些伤神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唉哟，我说苏苗青同学，你六月份就毕业了，现在都八月中旬了，你得尽快找个别的住处。再说，你当初毕业时已经搬走了，三个多星期后，你又搬回来了，我看你一个女孩无处可去，也就自作主张勉强让你再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但新生马上就要报到了，你也不能让我为难吧……”跟沈殿霞差不多模样的后勤部刘老师，对苏苗青下逐客令了。

苏苗青刚从国展参加完大型招聘会回来，正趴在书桌上吃“酸辣粉”。“刘老师，我不会让您为难的。”苏苗青面无表情地把吃剩的“酸辣粉”盖上盖子，往一旁的塑料垃圾筒里一扔，用纸巾揩了揩嘴，站起来，淡淡地对刘老师说：“感谢您对我的收留，我会尽快搬走的！”

“那你可别忘了，你还欠这段时间的住宿费用，一天二十块钱，你住了整整——”刘老师话没说完就让苏苗青打断了，“我一定会在走的那一天结清的，您放心好了。”有些急性子的苏苗青好像有些不耐烦了。

终于把刘老师打发走了。苏苗青爬上自己的上铺重重地躺下，把顶头的铁皮衣橱撞得一摇晃。“怎么办呢，自从‘丽光家居广场’吴总给租的高级公寓搬回来，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因为走的时候和吴总闹得很僵，差不多一个月的薪水一分钱也没领就走了，目前身上仅有不到一千元钱，这些都是平日写作的稿费积蓄下来的，这么点钱到哪里找什么样的房子？再加上这里还要补缴房租，工作还没着落……唉，怎么办？怎么办？”她扫了一眼这空荡荡的宿舍，室友们都各奔前程了，六月份大伙在这进行最后的晚餐聚会时，还都举杯祝贺苏苗青



第一个找到如意的工作,没想到折腾一圈,她们都有了职业归属,而自己又走投无路狼狈不堪地回来了。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一个月前,苏苗青是多么的风光啊,刚大学毕业就被招聘到北京规模相当大的丽光家居广场给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吴总当秘书,无论是发展空间还是薪酬待遇都让她很满意。

当公司派车到学校接苏苗青去单位宿舍的路上,她发现方向不对,司机这时才告诉她,说吴总在单位附近专门给她安排了一处公寓,说做他的秘书怎能和普通员工住在一起,涉世未深的苏苗青当时还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样相安无事不到一个月,一天晚上他们参加完一个宴会,吴总送苏苗青回家时说晚上不走了,因为和老婆吵架了不想回去,想在她家借宿一晚。苏苗青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紧张得六神无主。

“你曾说过你很喜欢表演,我表弟是一家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手下管了多名导演,你长得那么漂亮,想成名成星很容易。他也是我栽培出来的,我从来没有求他做过什么,为了你我可以去求他。十年前,我挣到一百万,高兴得三天睡不着觉,但现在我账上多了五千万,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有两幢豪华别墅,三辆顶级轿车,就缺个能懂我的红颜知己……”吴总仿佛在演讲一般滔滔不绝,“我想和你成为一生的朋友,关心你,帮助你。比你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都不能让我动心,但你不一样,你的个性与才品,是她们远远达不到的……”

“名和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从不为了身外之物而丧失自己的做人原则,吴总,你看错人了。即使你有一百亿的资产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苏苗青镇静自若地说。

“我尊重你,给你两天的考虑时间。”被尖锐的话语拒绝的吴总甩门而去。

苏苗青则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一定要走了,这里不适合我,当初太单纯了,孰不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去宿舍住而住在他安排的公寓里就不对,可见他是早有预谋的。真是道貌岸然的伪君

子！总有一些人在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子头上悬着馅饼，脚下挖好陷阱，然后在她们身旁吹嘘那馅饼多么的美味，真不知曾经有多少女孩中了圈套！正如当初来京时，楚老师教诲的那样，识人不能光看表面，不少人很懂得伪装。你看那孔雀开屏时是很美吧，那是你从它前面看的，如果你从它后面看，就会看到它光秃秃的屁股，丑得很呢！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苏苗青就把昨晚写好的辞呈放到了吴总的办公桌上，吴总半天没说话，他没想到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这么有个性，那么多女人对他投怀送抱、秋波频传，我就不信搞不定这个苏苗青……他正在想用什么方式来挽留苏苗青，而苏苗青不等他组织好语言就头也不回地甩门扬长而去。

没着没落的苏苗青把行李又搬回了宿舍，而如今刘老师下逐客令了。

先暂停找工作，当务之急是找住所，她四处打听哪有便宜的房出租，听说丰台西二环菜户营的鹏润家园后面有一大片平房，每月房租不到三百元。于是，苏苗青来到这里，选定了一处四合院中的一间小屋，租了下来。

这是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阴暗潮湿的小屋，也是这处四合院中最小的一间。院子正中，有间厅房，那是房东夫妇的住所。与苏苗青租住的屋子紧挨着的屋子，是一对外地打工的年轻夫妇住的。房东说这小两口刚结婚，苏苗青住在他们对面会沾上喜气的。苏苗青凄凉的一笑，自从初恋男友郝楠头也不回地登上飞机的那一瞬起，她的感情世界就寸草不生了。

苏苗青的这间屋里只有一张用砖头支起的木板床，一张斑驳的小书桌，一把小得只能坐下她半边屁股的小板凳，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里的蚊子太多，苏苗青临睡前点上了蚊香都不管用，两天下来，她的胳膊和腿上到处都是蚊子叮的红包。这个院落外的五十米处就是近郊的垃圾处理站，也难怪蚊蝇满天飞。



生活上的这些困难,苏苗青还能克服。最让她心焦的还是工作的事,她每天忙于找工作四处面试,一天在外奔波劳累到晚上差不多九点以后才能坐下来弄点吃的。

因为刚好赶在北京高校毕业生大批涌入人才市场的时候,而自己毕业于一所没什么名气的私立大学,每当用人单位问她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她都难以启齿,而等她说出来以后,面试官往往露出不屑的神情。在面试过的诸多单位中,有几处看她年轻漂亮,文笔不错,想让她做公司文秘,但她不想再做文秘了。她一直在找一份能真正锻炼自己各方面能力的工作,而不是去吃青春饭,她相信总会有伯乐来识她这匹千里马。

如今身心疲惫的她,晚上还要忍受着离住处只有百米之遥的铁轨上火车“轰隆隆”的噪音,每当火车经过时,她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床也在颤抖。

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这样的梦:

在广袤的豫东平原上,有一座有 490 多年历史,按八卦建造,外圆内方如同一枚巨大铜钱的归德古城,那环绕内城的是有 4000 多亩水面的护城河,孩提时的苏苗青常与小伙伴们一起下河游泳,顽皮的她趁大家“围鱼”的时候,独自一人游到远处的芦苇荡里捡鸟蛋,她想,妈妈快要给自己生小弟弟了,一定要吃很有营养的东西。大片大片的芦苇长得很密,成群成群的水鸟在几根芦苇中间做窝,聪明的她总能第一时间判断哪儿有鸟窝,总能捡到几个鸟蛋。这次她运气比较好,发现了四处鸟窝,里面都躺着四五个鸟蛋。苏苗青用脱下的小背心把近二十个鸟蛋包裹起来。可能这次她游得比较远,有些累了,这时她的小腿开始抽筋,身体失去了重心,这时她仿佛听到在远远的岸边妈妈焦急的呼唤:“青青,青青,你在哪里?青青——”“啊,妈妈,妈妈,我在这里,快救救我——”她哭着喊着,挣扎着,河水已把她呛得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时,“哐啷”一声巨响,她醒了,睁开眼一看,木板床中间断裂开了,撑床的砖头零散地踢倒在了地上。她感觉全身酸痛,踉跄着

起身开了灯，屋里满地狼藉，看了看小书桌上的小闹钟：凌晨两点四十五分。酸楚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夺眶而出，她蜷缩在墙角处等着天亮。

第二天，房东看着也有点过意不去，给她买了张小小的新板床，这已让她很欣慰了，还高兴得哼起了小曲儿：“在那森林那边海底那里，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她期盼着这个特困时期赶快结束。她已囊中羞涩，三餐都快成问题了。有一次，她在屋里突然闻到浓郁的菜香，她起身隔着窗子往外看，住在对面的那个男青年正在燃气炉旁不亦乐乎地炒着菜，他大概二十七八岁，留着精神的平头，中等身材，他一边炒菜一边与蹲在屋里洗衣服的老婆聊天，听他们口音，八成是福建人。

苏苗青闻着饭菜香，听着那对幸福的小夫妻愉悦的谈笑，咽了咽口水，鼻子有些发酸。幸福快乐本来就是这么简单，有一口饭吃，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可我的幸福在哪里呢？茫茫人海中，爱我疼我能为我炒菜的那个人又在哪里呢？郝楠，你如今在哪里呢？

月末的一天，大学时的同室好友顾乡来看她，当她看到苏苗青那枯黄的脸和难民似的生活时，坚持要把她带到姑妈家一起住，她不是请苏苗青，而是强烈要求她必须要去！用她的话说，这哪是人住的地方？上一次外面的公共厕所，都要走一站多地，进去后屏住呼吸都被熏得掉眼泪……

“不去，在这我都住习惯了，苦是苦些，但还能受得了，”苏苗青强作笑颜地对顾乡说，“再说，你也是寄人篱下，我去了多给姑妈添麻烦，心里会不落忍的。”

“青青，你要这么讲，就不把我当朋友！我确实不知道你住在这里，如果我早知道，早就过来接你了。都怪我，没早点与你联系，只顾自个瞎忙乎了！”顾乡对自己有些埋怨，觉得没尽到一个好朋友的义务，“你不用担心，我姑妈是个热心肠，心地非常善良，她虽然是老北京



人,但从来没有瞧不起你们外地人,况且,你又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肯定不会有任何怨言的。”顾乡像一个大姐姐似的把苏苗青额前有些凌乱的刘海抚到耳朵后面,她们俩的感情胜似亲姐妹,苏苗青哪还有什么理由推辞呢?

苏苗青一直等着房东回来跟他说退房的事。快到晚上十二点房东才回来,没等她说完,就叫起来:“什么,说不住就不住了?那哪行,我还给你买张新床呢,怎么可以就住一个月?”“我并没说要长期住在这里,我一个好友非要我搬她那住,我也是今天刚知道的,我是礼貌地给你打声招呼……”“少废话了,我告诉你,如果你非要搬走,你得把你睡的那张床买走,你不买也行,再给我缴三十元的水电费另加五十元床钱!不然——你现在就给我搬走!”他几乎一字一句地在对苏苗青发号施令。

苏苗青被气得浑身发抖,“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告诉你,别看我是孤苦伶仃的外地女孩子好欺负,我也不是好惹的,你要踩着鼻子上脸,我也不是省油的灯!”苏苗青义愤填膺地转身进了房间,“哐”的一声把门踹上。这时,房东又“咚咚”地上前踢她的门:“你给我滚出来,你给我说说,我怎么欺负你了?我让你拿钱理所应当,这算什么欺负……”“你有完没完,真得罪我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深更半夜,敲人家女孩子的门,是何居心?!你要再踹一下门,我立刻就报警!”苏苗青丝毫不甘示弱故意放大音量。

房东的老婆穿着睡袍,趿拉着拖鞋从里屋跑出来,把他拉进厅房。

苏苗青失魂落魄地呆坐在床头,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跟别人吵架,好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可是流不出一滴眼泪,只觉得钻心般地痛楚与委屈。

就在苏苗青住进顾乡姑妈家的第三天,“北京标源认证咨询中心”人事部打来电话通知她上班,正是她一直努力争取的项目主管的岗位!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有了着落。

上岗的第一天,她被安排参加业务知识的相关培训,她信心十足

非常认真地学着。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尽管培训地点离姑妈家很远,要倒四次车,在路上最少要一个半小时。尤其在“模拟谈判”的演习中,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确实学到了很多社交礼仪和推销方法。“我不要求自己太多,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在工作中她感觉很踏实,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与此同时,顾乡也在一家北京挺有名气的报社找了一份编辑的工作。晚上,姑妈为了向她们表示祝贺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

姑妈是个坚强的女人,听顾乡说,姑父两年前病逝了,在这之前,由于中风一直处于瘫痪状态,长达十八年。在这十八年里,姑妈一边在首都经贸大学当党支部书记,一边教育孩子,同时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姑父。他们惟一的女儿芬芬,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毕业后,拿到了加拿大留学的奖学金。如今芬芬在国外已经两年了,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回国。

“姑妈,辛苦您了!”望着一桌子美味佳肴,苏苗青由衷地说。“青青还跟我客气呢!你在姑妈这可别见外,就当这是自己的家,平时想吃啥就跟姑妈说,我一定能做出来的。”

“是啊,姑妈的烹饪技术可棒了,比得上北京五星级饭店的大厨子呢!”顾乡也兴奋地对苏苗青讲。

“别把我说得那么神乎其神,抬得太高了别把姑妈给摔着,”姑妈一边嗔怪地瞪了顾乡一眼,又慈爱地对苏苗青讲:“青青,你在北京没有什么亲人,一个人挺不容易的,又是个女孩子家,在外可不像个大小子能让家人放心……”说到这,姑妈突然不说了,若有所思的样子。

顾乡看姑妈的神情,知道她一定想芬芬表姐了,赶紧说:“好啦,好啦,饭都凉了,快吃,快吃!”

晚上,如水的月光洒在窗前,苏苗青望着窗外的一轮弯月,没有睡着。

顾乡透过月亮反射过来的纱窗光线,看到了苏苗青长长的眼睫毛在忽闪忽闪地扑动着。

“青青,明天你又要一大早爬起来,怎么还不睡?”



“我在想，这人活着如果没有个精神寄托，会是什么样？你说过，姑妈和姑父的感情相濡以沫，而姑父已不健在，姑妈内心一定充满了痛苦和恐慌，但姑妈仍乐观而积极地生活着。你看她退休以后，自己又是开小商品店又是早晚去扭秧歌，平时还隔三差五地组织社区里的大爷大妈们去帮助城管队参加‘清除小广告，美化北京城’的义务劳动。她精神状态这么好，我想一定有很强的信念和很重要的精神支柱在支撑着她，对吗？”苏苗青悠悠地说。

“你是指芬芬姐？”顾乡睁大了那双羚羊式的眼睛。

“是的，我觉得她满腔热情的动力之源就是芬芬姐吧，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苏苗青的眼神中透着顾乡察觉不到的苦楚，她知道妈妈为了他们姊妹几个怎样的含辛茹苦。不知不觉，双眼朦胧，好像看见妈妈坐在床边轻抚着她的长发，微笑着……

三

上周五丢失了工作卡到这周二的上午工作时间,苏苗青不得不找人事部的李姐签未打卡凭条。

她周一就去找李姐交五十块钱想补办一个省事了。李姐告诉她,再等两天,既然在大厦里边丢失的,上面又有很详细的地址肯定会有人送回来的。李姐这是为自己着想,苏苗青内心很是感激。

其实,苏苗青在公司里人缘很好,上上下下对她的评价都很高,谁若带了好吃的小零食,总不会忘记给她办公桌上留一份。大家都爱跟她聊天,她是老员工,是项目主管,人又长得漂亮,但没有一点架子,待人亲切、乐于助人。连新进公司的几个女孩子也喜欢找她一起去吃工作餐。

苏苗青在这个工作环境中心情很是舒畅,尽管工作很辛苦,还经常风吹日晒的四处拜访客户。有时要赶往郊区的工业开发区,她不得不早上五六点就出发,坐三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了区内还得步行一段时间,赶到客户的公司正好是午餐时间,她不得不找个地方待上两小时,随便吃些饼干、喝点矿泉水打发午餐,再掐着点在别人上班时进去;这还算顺利,北京有的工业开发区太大,有时她转悠半天也找不着要拜访的公司,一天下来脚会磨起几个大水泡。但她不在意这些,她把这当成锻炼自己的毅力。她每个月挣不了多少钱,房租是每月七百元(国花离开后,把那两室一厅的房屋当成一室一厅的价格租给她,以便自己出差回北京时有个落脚的地),再刨去杂七杂八的花销,她成了真正的“月光族”。尽管这样,她仍然乐在其中。



周二的这天下午，她没有外出拜访客户，在写一个咨询方案，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喂，您好！北京标源，请问找哪位？”

“你好，请问是苏小姐吗？”一个男低音问道。

“对，我是，请问您是哪位？”

“你的工作卡丢了吧？”

“是的，请问您捡到了，是吗？”一听工作卡，苏苗青顿时来了精神。

“是的，苏小姐，是我捡到了，我想把它‘完卡归苏’，我应怎么做呢？”

“很简单，你交到大厦大堂处就可以了，我给他们交待过的。”

“听苏小姐说话，我听出你是河南口音，没猜错的话，你是我们河南人。”

“啊，是的，我是河南人，你也是啊，呵呵，太好了，没想到丢了件东西，竟被老乡捡了，真是太巧了。这样吧，请你按我说的交到大堂就可以了，我非常感谢。”苏苗青不想多聊，因为那个方案明早一定要交给客户。

“怎么有缘相识了个老乡，也不多聊会，我可是——”

“对不起，先生，哦，老乡——我正急着出一个工作方案，很忙。”

“你几点下班？”

“六点。”苏苗青不知他问这做什么，但出于礼貌还是说了。

“六点钟，我在你们大厦门口左边的停车场等你，我们应该认识一下，不见不散。”对方说完就挂了电话。

苏苗青很是纳闷，他又不是捡到了重金，难道还想让我请客以示谢意？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到了下班时间。

苏苗青一边慢条斯理地换上那件雪白的夹袄外套，一边暗自琢磨着那个男低音的长相，呵，没准是个超级大帅哥呢？不过，自己对帅哥向来不感冒。他可能是个大男人吧，听说话比较干脆利落，不像年轻